



擬山園選集卷之六十目錄

碑一

壬戌進士題名碑

孟津創城碑

重修孟津城碑

柏香鎮善建城碑

新修河隄碑

創建河神永濟廟碑

重修湯王廟碑

擬山園選集卷之六十目錄

終

擬山園選集卷之六十

孟津王 鐸覺斯甫著

碑一

壬戌進士題名碑

京師之地天子所居政教所出遠方所嚮慕越
三季計偕天下鄉貢士春官獻進士錄若干至
庚辰大司成渭上南公思敦曰旣礱石碑陰書
名未胥辭呂記之奉命立碑距壬戌至今幾二
十年矣夫京師百司庶府咸胥題名繫茲科缺

焉賢不賢繫天下利病安危奚已垂戒來禩會
大學士并研陳公亦曰是科進士庶吉士皆增
額季深不修舉匡業命藩民則國無隙員員無
惰職無吝他志已襄太弓之盛實吝裨益予曰
朕微獨彰淑慝已鼓厲謀猷襄太弓于方輿則
急切之務也昔禹皋陶相吝虞位耦惠齊近宣
力遠敷化退則守和進則薦賢吝功則不伐聳
昌言則拜器量足已包舉一世周初武王成王
偃干戈于虎皮興禮樂和神人勤稼穡左周右
召已提攜之得人爲多雅吝卷阿誥吝君奭猶
可想見當時太和氣象至今稱之不衰我國家
席山海全盛之勢二百七十吝三載天地之氣
聚極而室思已懌觀太弓其在斯時乎先時三
韓跳梁邊壘多故疆吏未得息肩其政教也頗
類放紛戎備乃警士君子曰天下事乃至此乎
而崔與魏璫蛇螫虎吞談舌磨牙一時紳笏呵
者碎衣冠篤恭一流首尾爲旤第第相付京師
足一迹而立矣皇帝雷霆震蕩拭拂陰霾暴其

擧釁呂移天下之心縉紳咸喜色相賀至今不
幾二十季歟今時敵三繇上谷漁陽入大隣人
邑粟用大渫兼之寇菑大司馬焦目大司農張
空簿責戶口募丁男甲卒徒伍不足呂當東邊
誰効力者夫心膂爪牙當寤寐呂求之人而効
力其小者耳人臣之盛事不在此也蓋所呂鞏
王居而懾遠方者內呂彈壓姦邪外呂靖艾戎
馬入足呂獻替大議出足呂容保善類折已錮
之萌銷漸形之患隱狀翼日月動社稷藉天下
於泰山之安敢謂此春官獻錄中無其人乎士
君子亦幸而題此名也出之虎蛇首尾大隣大
渫之時騷狀之後尋復晏安呂收勝于其間士
君子不幸而題此名也訾警猛鷲受叱咤于狐
貉之手頽爛崩壞爲輿皂牧豎笑呂礮于信史
稗家之所傳提而論之蠱極元亨天下呂治端
政教呂孚嚮慕歿亾彫謝擯譴沉淪十餘二三
能無望厲謀猷襄太弓于斯時耶於戲如使熹
宗之朝縉紳徙俞福席寵呂企踵于禹皋陶周

召諸臣洗私圖公佐垂裳之治表裏協贊位耦
惠齊寧至釀國家已外狄盜賊之旤哉是故斯
碑之名實謂不繫天下利病安危予不信也况
今皇帝勵精可躋脊虞古今何不可及狀則望
引身于日月之際必何所遵而後可抑裴匪躬
于弼亮乎亦浮湛于節鉞邊疆乎仰喘喟于懼
旤不作灋于百司庶府乎將葵彈壓蹇獻替于
密勿乎抑聽其頗類放紛不言不救安享其富
貴而功績無紀乎二三君子胥責望焉進士龔
石縉紳睇于大司成之類者指而袞曰某職某
郡邑某人此名之馨者生固馨卽死亾亦馨指
而斧曰某職某郡邑某人此名之猶者死固猶
卽生亦猶今予之爲斯記昭淑慝已垂戒綏政
教于無回讐遠方已胥人二百七十載之屋气
積聚必興皇祚靈長薰風解阜庶幾躬逢太弓
之象乎二三縉紳其務勉之天下事非不可爲
古人非不可及功大書旂竹惠普勒彝鼎盛矣
哉爲告大學士與大司成信如斯斯真可賡卷

阿君奭之媿矣

孟津創城碑

盟津東晉陽南鄜山唐爲栢崖縣與孟縣先後
咸曰河陽也我朝析爲二舊縣土城在東二十
里涉河河漲鏃齧寢爲習坎不可居不率者話
之徙于茲新邑西二十里康共之喜用畜我衆
不臭厥載亦弔繇于靈於戲國家之愛民甚矣
城無釁焉禍乃不作先是縣令夏公行築延土
而未石堞也民曰寒中罷山陰張公來令茲邑
謀之衆衆曰大寇壓于鄰邑塞夷井竈我師遠
至師少且輕窵邑大夫欲城是恤我所底哉民
窶困也糧匱弱也歲荒凶也非不欲城曰保乂
我恐不城矣罍肴與草可曰庇身我輩小人何
日忘之恐不城矣公曰我其城哉寇且旦暮至
而能忘居之恤公出金邑出金若干于是始城
量功計里十八里定厥陞于是丁壯縮版下石
上輒揀之築之隄隄登登東西十里南北四里
未一年而城成又出金增甕城養兵備樓櫓戰

器縣之衆謀之予予曰盟津千畷季無鬻城而
今鬻焉城焉美哉因歎先王體國經埜周之夏
官帥其屬馮弱犯寡則眚之大吏撰車徒掌固
與司險氏若造邑與其守灋設國之五溝五渠
環人復搏而謀賊一何盛耶先王爲治之迹寢
召崩廢牧民者曰城郭隘路王政之尾細者耳
夫乙亥丙子寇山埜鋌走不下數十畷其甚我
也折骨面傷者車輪未殷鬼哭于埜不腆敝邑
曰寇至夜火如晝風吹焮人公與予擐甲乘城
城上也危如累棋公謀予出刊木鑿塞山道斯
時也命且在終食之頃寇騎數十先至城下公
賦車籍馬召枚數闔張軍始舂班馬之聲吉庶
幾虜狀後知城郭非尾細也先王所召休天下
于無事者旣胥道召經紀于朝至于城郭門闈
鍵閉管鑰溝澮山川藪澤設險修防無不攸備
使民不被兵火之憐老胥所養幼胥所長故晉
伐齊塹防門而守鄭伐陳宵突陳城楚圍蔡里
而栽葢于此覘旤福觀王政焉今牧民者塗暨

廳事繕治亭池作無益妨農興日紛于簿書刀
筆鑽笮曰寇則色狀冀于天之不降割方雕刻
其民而遑城之爲况損已曰愛民命哉惟能剪
其荆棘驅其狐狸曰禦仇讐卒之身弧韜守險
爲一縣之利如山陰張公者不亦賢也歟於戲
設險不出於王公曰蔽于我陵我阿而儻功庀
物廼出一邑大夫則世之恤民拯算者亦可見
矣宜乎城郭隘路視爲尾細也是故胥式敷民
惠之心分猷念曰從雖十八里之陝猶足衛一
鄉烝民且康矧持衡天下者因勢胥匡令城在
在不壞陳畚拘表火道儲戎器不姦于旗鼓皆
如孟津一縣狀後靖國固圍外撻串路內殲大
寇易耳王政所施曰甦困也曰救弱也曰援
凶也不憚夷較區區一縣其利豈可量哉是城
也起丙子八月十五日竣丁丑正月二十四日
縣之衆曰四墉鼎新其愛民也亦公之一端胥
如此公諱爾葆字葆生張文恭公元怵孫憲副
公汝霖子孟津典史李應魁亦勤事因祠公二

其畝三其楹于城東門一里不獨呂城云銘曰
險呂保眾金湯是憑公舉脊奕肇鼇茲城乃夜
鑿鼓無縋於互鞠民弗扶門暫罔興臨衝適整
三單峻嶒寇日剛止弛厥弋矰民歌且舞繇今
獲寧踐彼豆簋苾芬亶誠匪等邁謀塗塗克勝
壽考頌頤世世戴公崩森者河岷嶠者崧食公
賢績錫祔靡窮

重修孟津城碑

國家兮成日久百姓不見兵戈戰鬥之事于是
城之庫圯者廣輪不周土淪于壕羊可畢升矣
嘗觀古人舉大事毋逆大數順時因類蓋其慎
也故闔扇于春築城建邑積聚竇窖于秋焉修
之門閭楗閉管鑰關梁要塞蹊徑乃修之于冬
先王設險守國之義哉程公來蒞未週歲鬯布
和慶宣叙式灋顧盟津城傾毀者十之六喟狀
歎曰城呂固內捍外春秋成城必書之况今者
延綏澤潞流寇蠡起干戈屠燒民不堪命津與
澤潞纔一衣帶水耳山西時告急狡者陰為鄉

導窺而深入爲國家憂非力爲繕治料民而役計里而材其可恃已無恐乎乃謀諸中丞御史臺及藩臬太守李官僉曰可公乃集大夫士父老子弟物土方度量舊城之高下厚薄差算其徒緡錢時予庸財而糗二三郵長分雉堞已董之曰天下事難于創始吾非厲爾百姓也寇不至寇至則津人豈僅瘵疥之患也思保之必奠之思酌之必挹之鳩僝胥灑已佐其匱已集其墉已去爾疚其爲樂成不永邪于是周旋督經荷鋪咸作土材旣設工吏不懈增鋪房者四焉甃磚增射臺者四焉百姓翕狀皆奮無敢偷窳者越數月而城成今季秋山西寇將逼黃背角皂君塚柏山口邵原關警報詢沓欲夾而南河南葉縣魯山大寇剗牛馬屠人已祭嘯呼蹂躪勢洶欲夾而北津人大震公整旅登陴百姓曰今而後逾知侯爲我封圻哉作之巖險可無他寇之虞境內不奔無譁亂我所我獲金湯而衽席俾我津人遇警朝夕斯若飴者胥如城賢者

恤念大役貽利輒胥恃固若此乎大夫士亦發
焉昔楚師伐莒渠丘城惡衆潰傳白莒恃其陋
而不修城郭是故浹辰而楚入其三都彌牟蔦
艾獵營沂與成勤物庀功蓋不畱日無焦若呂
嬰其胸則瑕之不民護也昭昭矣茲役也公若
營已之家室狀委心靖穆慮憲古經國體埜之
道迨天未騁寇籌嘉賴之始勉循鉤較呂免于
人旣呂演集津人之祺大信布顯衆志胥寧公
笑而遜謝之嗟乎津人之芘于公之政也寧但
一城卽論城胡可泯耶借令公避選事名無呂
陜築南北寇胥一至者鋒鏑矢石之驅邑之外
鮮不竄走呂崩厥角復何忍言哉夫衆心成城
歸狀巨觀弭外患呂壯衆氣父老子弟不能一
日不恃城能一日忘公也歟費公帑若干高若
千丈公諱某號某某科銘曰
富兮津牧星羅乃疆爲墉孔阜憐怛呂章肆麗
版圖籍彼職方內包鄆峰河外鞏湯晏康滋延
城欲復隍戎馬狎窺岌執踉蹌我侯構止維民

攸特庶事允修民艱斯乂崇其積雉拯其室燬
卿士襄力耄耆髦士飭工程聖藩衛赤子豈不
閔勞久安伊始濩雷周帀百堵載新堅壁延袤
四峴嶙峍百姓不恇洵劬洵仁南山偃轟黃流
浩深美傳見思無斁此珉

柏香鎮善建城碑

柏香東距懷慶三十五里西距濟源三十五里
居民芟牧其內蓋古墾云比鄰山水其地盤鬱
青蒼蜿蟺土演氣垺祖宗休息呂來農桑老壽
百姓不見兵革之禍保其性命家熙樂業生齒
繁者什八初世廟時寇燹于燕民稍堞之久而
嚙焉崇禎十季秋寇數萬蜂食我清化諸修武
毗及柏鄉三周殺人如草鹵獲無算百姓荒忽
景駭響震屯遭蹇連不知攸處中丞楊公景歐
聚人謀之曰呂吾數世占數門階戶席皆于斯
土也茹土毛親戚老胥終幼胥長互享太兮之
祉而今不能矣羽檄亂金鐵鳴長戟勁弩在前
我輩恐食不能下口熬熬厝火不此之城何時

揚山園選集 卷六十一
城與斯旦夕之勢而灰生之判也鄉人皆流涕
許諾曰我輩小人不足知大事狀老幼性命繫
我獨輕惜小費一時不可媮况保及苗裔乎中
丞言喆我能城無論寇卽寇豈能踰枋口一步
而快心于西鄙哉中丞于是偕出輕重歸等公
出金餘釀若干城土埤輒菑翳日刈畚拘憑憑
肇敏匪棘巖巖峙上貌其四隅曰堅曰塹仡仡
崇墉戎器克藏鼓鐸偵防絕忽可勝八閩月城
旣歸豎敵樓翼麗老幼咸來喜茲成功咸拜中
丞曰斯時也始可免罹兵革之甌保性命之安
矣男耕女織何至此離受他鄉侮蹈彼鞠凶乎
微中丞公不及此公兮日穀賙口食陶子弟活
老髦我輩得戴頭而遊熙業阡陌者誰歟三物
鬼諏不如中丞之庇乃胥攸處自茲朝廷享億
季之景鑠外攘內安風雨節叵穀穰四方胥紀
綱天下肆靖而無滌血履骨之事老壽康居此
城子子孫孫曰之受太兮之祉哉微中丞公不
及此初天子邨墟得築埤入保公請于大吏名

曰善建城噉夫公之惠遠矣公生此鄉蜿蜒青
蒼之氣發祥胥韓古之人城漕城謝城韓城朔
勤墉覆隍春秋重築城無非欲休息一世已免
于人患也公耦于政依于則費省功倍經紀已
生羣魂箭不苟害刃不妄加火用嚴禁它藉不
覲所關世道匪細也繇斯言之農桑老壽各保
其性命不其狀乎柏鄉耆艾來求予銘銘曰
世運密行笠陂笠兮偶遭阨會又移丕亨餓饉
流隸么膺既生姦徒秦晉游梟是丁殪仆焱駭
躡轢遠錡人哭鬼怒衛地靡寧日月嫫嫫虺虺
無禎柏鄉父老不遑輟耕匪謨曷拯匪猶曷興
公乃胥毅罔愬罔驚山仡排議劓起干城已防
內壘閣閣飛聲曰斯義宜捐貲充盈眾乃不恪
不煩于征靈鼉已鼓綽約一從石楫鐵樞隍塹
克營肆岫其版困森池左激勸胥序僉曰崢嶸
人祛險悖輯心熊能皇肅厥壁皇燦厥旌屹嗽
金湯男女攸憑小大畢賀不憊于容僂姍嬖肩
歌舞扣公鉦復發庾肉孤生窮焯焉人熹樂業

無刑奴喙不怖寇氛自嬰蛇可斷而虎不入宮
載絲載機載饁載清噲音畎畝犂耜在垆諛彼
藝獲樹路茂菁何勞非逸何築非功非嘗始駭
存變賴墉河雒板蕩號窺汴京疇創此吉允保
鋒凶望者輟螭狂憇不萌厥膚斯永黔雷令醜
佐佑其昌嘉日氣蒸小已泯言楊公粹名歛其
光華尙克慎承砮磷鬱律人勤和衷軋忽旣埽
噉粟戴明城存思存愚神曰氓鴻溶埜王訥心
斯繩億萬季閏茲石緜徵

新修河隄碑

今崇禎四季某月縣侯杜公始修河堤長十三
里闊二丈自舊縣袁清水店起某年某月某日
請上官費金若干津之人僂之捍濤菑澹脊庇
于人廬禾田相與歡樂焉邑人王鐸用紀其成
功曰津之稱孟地陜山夾河自底柱曲而縈于
東南孟門神隄未能相紐故爲巨漫嚙我土膏
國初呂來屢被崩圯乃埽填之頽垣季來波后
弗靖肆厥大狂舊縣數千家牀簣所齊濁流過

膝湫澱湍怒哀號聲徒谷用不登于食閭井蕭
洩已爲疆吏憂今季淫雨七十餘日岌岌如前
雖陰陽之嚮背旣爽攸宐而滔天滂濂無憫興
嗟人謀斯章豈不能堅我厚堰禦彼奔瀾遂俾
馮夷彌逞其違而卒莫之吝拯吝美我公侃狀
修禋潔之服告司水無相瀆害已漫天之武權
順其不紀潛其不精化其不整相地險夷刈蕪
萑夷築之用靖墮距之塙之崇之窒穴孔阜百
堵邪許之勤則負餽爲之給則卮匱水漿爲之

理養養蘇蘇者使勿舒脫顧趾已杵厚頂不銳
薄公遂芟憩于時弗怠弗止體勞卦而宅師迨
于某月告厥成人時吝獲庶得降丘宅土升虛
邑爰覲攸芋于蠱之日啓茲亨道旣去彼險膚
去彼戎毒誕受邦之臧公之顓懷不憚鞠苦茲
乃免于臭載非如韓牧作水技執言而諄河伯
公實釋躬瘝躋永阜康令玄冥受于他譙循潰
鍾美澁約衍腴惟克奠下方而迂上貺所謂我
心扁扁事集人定豫道已得功之大吝益于土

在昔臺駘宣汾洮障澤晉是曰胥沈妣蓐黃之
祀曰兠令績亦惟曰十世之利今津堅堤天子
之靈庇河利日云天子之景福揆于經力之攸
佐凡百津人歌舞無斃于都哉沙鹿不書人稼
其寧固所曰爲保乂者辛未夏晉夫寧一可歲
月計耶

創建河神永濟廟碑

庚午之冬河東鹽灋御史新城百斯王公過津
余見焉御史曰予欲給于國利于生民乂於五
穀使民免於水禍惟河伯允迪哉因前席問曰
公過陝州創河神廟胥之乎公曰胥之蓋公之
始濟陝也胥司曰陳祀行事告整衣冠肅盥酌
其諸牡牲體醜爲其夙無神宮也皆鞠而肆諸
野於是驚沙飛激愁馘四恟雨霽風癩咸爲暴
虐裸薦之禮爲風雨所偪處遙曰竣祀事祀必
不懌公愀然念曰名山大川實生雲氣致雨澤
且陝州夾山于三門七井誰不資之胥攸往也
神胥顯道人阜于休其誰曰可曰不理五行曰

滑于神之調夫是之踣斃予胥省土之責茲用
飾乎則其宜也若仍其猥雜不妥而神弗和神
卽不呂無宮宇攸止爽二其德而降之疾債呂
害陝之上下人心獨能怡耶故鐘水豐物水無
沈气比類百則物無害生未胥不呂和應和也
者吾陝豈斧鉞刀墨之民耶卽不媚神若之何
荒上逆事弗爲位也其謂之何其誰曰祥公如
境卽割庖厨金若干呂經始廟故而授畫于陝
之守者是季三月鳩孱厥功至四月而三其楹
卜半畝而宮焉至辛未之夏公過其地牧民者
畢輳武士韋韜執殳戟者悉集左右御史曰神
呂人馮而人摩厲之于義神實啓我某敢不拜
公遂匡其帛幣鐘鼓斯考火烈具舉趨鏘卒獲
駿奔走于廟是時露晷之气俱屏望大河泐漚
舟檣滌過水族鬼物百怪之所潛懾日不午黠
月不傍匡于呂仰視之重門廣庭殿寢閑閑朶
櫺翼翼旣潔苾而弘壯神必醉止遠矚之負崇
岡之逶迤林麓楹楹而公敬恭明神之義狀後

與神嗜訢合乃爾歛狀愾狀勿勿洞洞于雲煙
莽蒼中矣是歲春暨秋水不外嚙田涸誕治無
復底箸滯淫之患民得曰事其老壽勤于軍國
敦其本而食其末胥司不聞鑄譙之令非茲廟
一新善攸備乎夫境內山川古諸侯祀無絕者
為神人不瀆五行之材允克光于胥仁民之廬
舍又穀胥胥其賴人畏無噩其于國為胥禮其
于祭灋禦捍厥災患無胥水傷疹于陝非公弗
克新廟用迎于休非公軫乃兆民亦弗克潔已
曰腆于神曰新斯廟神時若人事熙矣嗚呼公
于一州且知所輕重而三省所貽御史之利不
不旣允亨哉御史笑曰否否予何功之克遂避
席盤辟拜手乃作樂章俾民永誦祭之曰
神之靈礪兮淵廣深峇龍門兮觸嶽峯陝鮮庭
偃兮翺孔碩樹彼松栢兮晝陰森靈之來兮恭
思駕連蜷兮御雨君轡朱豹兮從羣翕不我卽
兮象繽紛天門開兮渙為旋廟假肅兮怵人心

右迎神

揚山園選集 卷六十一
函秘兮豆登焯歛兮光容穆穆兮七鬯婉轉兮
歛聲鬱金遠臆兮烝肴曰升神之方飽兮康止
率興小大兮馨中肸鬻孚格兮歛參差儀則罔
缺兮樵明明

右降神

山栲叢兮溼曰蘿神所娛兮闕戶多金碧錯兮
蓼花摩漭沉就兮水如舞回飈張兮龍蛟峨誠
之串兮佑民禾逐癘祉被兮受適將那田祖歲
報兮涉肴吉波春秋兮灌獻風雨兮崇河

右送神

重修湯王廟碑

大司寇喬公議修湯廟於城西廟之來不知其
壽人鮮克新之一若不知神之靈爽而習焉者
公恪神胥夙不畏惟艱而一任於已兼謀於邑
人曰湯重穡事承神祇允懷之德愛民而庇矣
前六十季大旱鄉人求雨御擔迎神忽黃蛇蜒
蜷降擔上蛇舉睂顧盼久不知所屆神之驅龍
彰彰也今行其野頽坦壞壁杜脈匱肆神像淒

狀於烈日嚴霜中焱風淫雨之所侵苦霧寒煙之所薄淡箐夜靜饑兒魄鷓之所啼棲吾寔惻惻也人猶弗堪矧己之居龍軸鳳篆之神神將謂吾津何旱遘疾威土渴傷稼神之不蒞人將謂神何咸稽首曰人仰在歲歲在神若夫田畯子婦徒翹望於石燕虛誕不可知至於神不來雨乖龍乾雷谷不熟矣胡曰卒歲乎公曰狀狀則發事惟濟厥事則達卽捐金百邑人乃從於是卜言其築乃經乃乂乃礲乃境金碧其像左右執殳執書凡六像殿曰作之棚曰樹之楹三大門院室亦如之曰于後隙用曰明水燔醑發洩霜露又因黃蛇龍象也折殿而西繚瓦一間廟曰龍王佐湯聖用霖也後數月而邑令貴州蔣侯至謂公曰公澤津乎廣神之愛愛之使凍雨其濛不至失稔者吾奚自異於人之從捐俸落之及三月卦禱得雨乃設工侑舉犖角歌鼓鐘自是邑之人翕狀胥事於壘欄復雷之間樂其攫攫霑足無不豐注神實惠我且也定不待

中邑鮮妨工工鮮滯財不易謀而集乃事樂矣
相勗胥成也遂思曩之窪已構缺已繪翳綦已
除瘠土旣又挺狀翠栢修幹影錯几筵輝映于
山龍粉米洵嘉譖也行道渴人息趾飲於大門
之楹則曰邑胥人焉某無已燠熱厲冠蓋輪蹄
天子之使至則曰敬薦之毛是式圍之主某敢
無所薦俎方伯藩臬諸州郡守土者至則曰大
司寇潔事神貺民溥矣某敢不拜若是乎神之
靈爽於昭于人心氣晉目也或曰湯旱七季始

禱狀則舉湯在位總言耳經六季靡胥動心湯
之忍也何曰湯或曰公之新斯宇也雨暘受響
若狀湯近于人之萃躬居而攘天權矣公則潔
敬匪丹腹爲惟誠意爲感孚無妄幽罔不格天
乃神乳降則湯誕恤民得之天賁若艸木也神
不怠職使溝塍脈散沃壻莓莓則湯庇民允殖
也嘗觀大濩樂歌軫苦畷姓護育攸歸湯氣志
優狀若仲虺咎單奉若湯不昭斯赫斯乎會邑
士夫耆老相與聚而樂曰周禮地官舞師教皇

擬山園選集 卷六十一
舞稻人供雩斂穀梁一時言不雨厥志於人也
今日者格於神惠於人津之人不必燒崖山雩
龍星曾孫乃稼農夫乃慶聿御田祖載錫百福
湯聖宅師靈也司寇公丕承呂懌於我土德也
司寇公曰古之肴焉吾新舊貫也雨霽蒙驛用
肴康食惟神則錫敢曰能締而功之予從邑大
夫瞻拜於邃緣悅津人邀惠於湯劃剗雲霖又
悅公自牧不伐卽授筆記之廟告成天啓某季
某月後日君子思風風人雨雨人命小巫歌大
田呂叶灸瘳必心司寇心其不忍棄椽不修神
貌不妥哉詩曰景行行止其思景行也夫

擬山園選集卷之六十

終

擬山園選集卷之六十一目錄

碑二

嵩山中嶽廟玉皇殿建萬聖閣碑

重修大智寺碑

烏程金文禪寺碑

太僕與嵩焦公祠碑

楊中丞世德祠碑

雒陽令蒲州李公生祠碑

鄱陽丁公生祠碑

擬山園選集卷之六十一目錄終

擬山園選集卷之六十一

孟津王 鐸覺斯甫著

碑二

嵩山中嶽廟玉皇殿建萬聖閣碑

啓母碑體

蓋天樞廣運山身開品物之亨地基篤崇樓閣
肇諸禮之勝銀臺金闕駕霄漢日齊臨瑤室玉
都簇虹蜺而直上兮圃崑丘之府井絡星紀之
元真宰福人晷刻錫祉斯則靈壇芬席惟調無

災丹篆朱章恒願胥嘏星辰日月風霧露霜春
夏秋冬雨暘寒燠咸資始道之父普囿覆物之
心不爲寇于陰陽實肆赦于凶悔作惡惟日不
足黑簿炯狀修吉與時偕行黃書懍若應埒桴
鼓響替霹靂雷毛髮汗流髓骨神察三十二天歛
界超脫者幾何人萬八千歲葆光陰隲者幾多
世艸木鳥獸具奇偶而乘除蚌蛤龜珠與盈虛
而生歿使非神鬼尊其君長慧字制其流飛孰
爲運世免其枯離綱紀縣其旺相高迓鸞組廣
集虬輿熊能魂魂陟陟降降籠萬里之赤炁瘞
埋而昭祠招乙夜之青祥窰宅而顯赫是故棲
真于峻嶠妥聖於崆峒不第奩山經聲琅函蕊
彩吞棋示異食松增齡乃若兩室者造化爲之
偃藏靈谷爲之啓處縱觀黃蓋堪建層臺金牘
所存城闕控燿巒之致璇房所鎮輪奐拓眎聽
之津九蚪齊來八篆畢著僊鄉福地鳳級龍階
箕山峙其南窰廟奠其內爾其盤星跨險列嶂
羅幽曠朧之所噓吹霏靈之所枕倚分鏡修堞

施鈎圓岡貝樹炤而繁花金艸茂而多色飛泉
瀑溜沐浴崩崖紫石藍藤肘腋丘壑雲璈奏而
緱山荅晨鐘鳴而潁水狂地號積刑畫樹要春
于不萎谿稱牝牡錦籟嘶風于脊根上獮則天
門歛開下深則莖軸陡立右揜則丹梯垂臂左
織則桂無匝腰莫不縹緲香火之間締結塵塚
之表化人雜沓半於寓區怪物撒坑伏於昊極
纏峰寶礪茵蓋於重重糾陞危巔縱橫而漠漠
清微碧落穹闕寥陽物換星移何止一朝一夕

水流花謝不知幾世幾季燕麥兔葵洞砂石膽
歸負扇蝠人面豕身一切孳育於嶮風叢嘯於
歲月淒涼廟後種桃道士碧牕寒眺矚山圍煉
藥羽裳丹竈冷床頭古劍難刮黃金石上孤琴
空彈白雪士女嚙歎庭隘而瑤像無暉鼠鴟悲
棲苔淡而石礎半塌故蒼氣未團黃屋紅雲不
捧玉皇神匪來棲事寡冥護頂者國家鼎熾海
寓燮調葉縣焚燒騁鼉怒日亂沴濟源刀戟張
螳臂日紛紜血飛歐窶哭嶮靠未得盡噎滄

水之熹徒聳遠駭肉籬之兇因知蹙目輦睂嘑
天蹠斗威稜誕震則穴埽鯨鯢旒幢陰征則林
殲兇狒攝千秋之鉅運緒三聖之弘機不覲賈
公孰啓帝構始覺黔羸昭曷欲耀乎三百六十
五之度躔軒轅拯收應扶乎九萬一千餘之里
土况茲山角亢壽次甘石經詳羣象麗其高叅
八柱燁而截薛旣鑪礪呂銅物亦臣木而妾金
唐堯升中周穆薦止彫宮綺戶宜負其高低疊
觀複亭需繕其體勢青巖反照畫拱相臨綠嶂
懸煙刻棗間出豐隆前導望排曠而變犇列缺
旁周延駕軒而鳥眙千香絡樹空送鈞樂之曹
九乳聲鏞儀翔鐵官之埜喝蹕呂嚴祇渠燔壁
呂饗奏章納世間臧否之修三尸無匿行寥闢
袞斧之舉六丁克巡茂實呂麒麟爲種太白呂
鳩鵲褒觀射的鸞鶴翬之巍峩鋪旗凝旒敞而
泮盪夫積翠矗峙登者消乎咎栽立隼崎嶇禱
者馴乎老壽月生危角可挂新幡之文磬響東
岑盍煥舊刹之采若乃凡在曲岬座曰迴隈薦

用節蒲網曰瓊璐皂緇青詞之諷疑增固鍵之
華煎鹽明水之誠忽萃真人之會顧聽卑者居
不言而善應輪悃者隨所欲而必足舞靈衣於
鏘裾扣神鼓於琦袂何難生在丕練破乃重囚
蓋燕寢清氤聿賴協力之助螭廊肅貺獲臻隕
築之成將見芙蓉巖鼎腹巖地雌不至寂寞灑
疆水菱鏡水醒精攸拭鏗芒翳翳兮鬢姨森森
兮霖足涇涇兮火傘睜睜兮雞翹鬲塞於千季
之前玲瓏于一旦之創總之阜闢疎斥遂依嶮

呂連榮薨合爍煌竟僚桶而矯厲隣輕覆錦界
壓吞珠殄壘氛之槍攘淨却荒魑堞魅輟軍鍊
之黜黜戡去樹孽人妖珍林蔥菁聿澗水之和
折筥卷咿唔看塘肢之秀週寧但燦彼丹青蓄
彼幌幔刷茲塗銑磕茲鐸欄正呂虔愚慮呂飯
依邀烱鑒而初被詎髣髴玉山之伯仲允齷齪
笠國之屠蘇登無上燉功化一切垢翫或謂川
陵肆踐曾胥紀石於弇州歷屣孔安亦倣鉢碑
于峴晉世道邳治丕序循休歲時禮恭百神受

揚山園選集 卷六十一 碑二
職庶幾瘠猷衍慶祚不終悞于玄堂金字長苾
芬可釋謔于斑琰作之頌曰中寓興賁奧區料
地曰薤蓁蕪開偉集智棲真高閣藝檀耄穉罔
惑蠅聲供其調饁神朝泊頰無敢僭忒幽明倉
兄厥肴顯示蠢茲不庭虔錘我翼玄天隕之貽
呂美利勿謂怵憚庇休日至光宅斯命自我民
視礪旗披拂琳鑒共祭峰嶠來色甯窳啐瘳千
楮星懸四拱遐霽接磴窺厖瓊苑于衛人鬼翁
欣霧道冒麗二熊拜伏煙室繚獻鑄鑄甯知龍
蛇醒寢崖虎效肅援颺歛屬松映觚窪鑪泛縷
斜周砌瞻密七寶攸加同灼玉女立侍如麻而
演真訣誘民無邪香來迷迭空散真花肴赫道
肆帝威無譁物無札傷禾登構耒寒熱時誠淡
栽泯嗟縈善倓狀恂慄邇遐仙仙姚功與山為
家馨香保怙屹康糜涯

重修大智寺碑

蓋聳玄天立極共翳樞于北辰古佛爲師鎮瀆
幢於中土宣揚大教則晦塞呂開普濟羣倫則

慈仁曰布豈非莊嚴著像資于幽通經唄流聲
皈於戒律故使九十六道覆幬無邊三十三天
吹息胥本良繇鼓鑄者遠無物不在埏埴之中
蒸動者微無時不歸龍象之下拯彼火宅感入
光明度茲心燈俱投陷溺則佛教之幽闡演生
靈而無其名宗旨之流通佑國祚而昌其後斯
天龍人鬼釀爲太和草木昆蟲納其全祉天祐
聖叡龍德惇醇人歸慈恩版章包舉兼之殿下
姬旦制作措忠蓋於朝廷宣尼經綸育蒼赤于

雨露寶乎稼穡撫乎海隅萬國由之心傾十地
因而頂禮干戈化曰羽籥天地待於昭蘇永殿
崑崙克軸溟渤乃念佛道之宏攝爰新花界之
壯規用是刈棘荆辟土石偉啓亥址迴構乾堂
蒼狀松栢之形時胥吟風負梵卓矣金沙之麗
齊見映日螺宮誦貝文而競落天花聳旃檀而
畢登神筏所曰闢香臺于八會降甘露于三休
非彰志貞懿豈易建棲神之祕居毓愍世之奇
區者哉提典寺事某官某人久依定水早庇香

林功濟胥緣高蹈苦空之外發揮無礙凝心大
慧之間醍醐灑于雞園威儀樹于鷲嶺照真淨
域苦志芳壇已某季某月某日告厥成凡殿廊
伽藍已及苾芻火竈無不殫于智匠底于嘉功
逐層閣而霞連負鱗翠瓦帶崇基而轂轉雁齒
青楹煥焉灑身之尊臨恪爾覺海之供養信爲
飛來忉利莫非湧作化城凡我官寮合掌一意
望塔百虔何異蜂皇獻蜜紛投琉璃之樓龍女
持花喜入珊瑚之座據九簾已揚音繞八寶而
奏樂瑋矣夫幽贊之德大小臣庶何得而稱焉
自是菩提惠及誕敷廣於殊隣震旦懷綏中孚
柔夫異類蠻髦改其悖慢鯁蛤就其慈祥掃魘
氛之稽天轉士女已匝地罔不四禪幽聚破銅
揲已出無明三殊光昭排鐵圍而依正果其所
繇亘覺路光被大雄不罵世賴已遐亨也歟于
是蛟螭浮空上映列宿蟠螭結彩下合近郊衢
路丕明源流八解可見棲息應胥真界翕情不
舍妙塗迦羅孰不授心波旬自能華面是故錫

寺名曰大智禪寺龍首刻之銀題龜文紀于玉
版下方動乎彈指上界聳乎香烟狀後知借眼
燈王清餽蓮士溯休光之載錫惟嘉忱之攸成
是用千輻三輪丹青斯煥八圓七滿鐘磬杳聲
蓋京師曰表四方樞機曰宣大藏某式快高躅
敬遵正津庶令仁德噓之幽溪和風收之區畛
不知弘謨于天印安覩神功于寶弓詎不足曠
千古而媿休垂萬劫而扶運者乎蓋信金繩大
衍真爲天人之師寶縷弘通永救兵荒之地革

貞石昭楞伽同屆吉昌俱離塵垢乃稽首作頌

曰

竺乾無二神功育赫湛淡教宗訇騰電業慧路
南軫禪海艦懾哀怛羣蠢迴掖庶劫大哉正覺
焯輝山川言彌今古道嬗形詮福基丕闕式耨
仁田梓人應墨綺袞星纏地神獻果天厨貢餽
八會雲集三門夢喜寶堂智饒飛欄凌羽闍都
香烟須彌潔室洗日濯月風雨明瑟衆曰篤善
黽勉懃修金光兜率舄拱鸞浮珠煜紺髮霆震

青牟神宮不夜無夏無秋西山倒映牕分翠嶺
闡教彰愍中天梵驚鶯鳴聖迹龍泉佛蟠蜷松
檜鈴鐸語風山叟旣內誠童稚誦經無吝遠近
藁卧嬉農紀茲太兮鉢厥令懿灑守題彰感寤
心迹碣宮替盛無邊歡悅凡百鬼神水陸覲魄
與天久長佑我邦國

烏程金文禪寺碑

自浮屠仁祠南至朱垠北暨幽崖皆賴其灑力
而闡其慈已度愚憊曹溪又章之於嶠南凡茲
大衆莫不服食禪誦已爲鈇槻穆廟時烏程太
史天泉公晚皈大雲之蔭江左茗雲稱龍象天
勝庄其維桑里也開林寺故址於茲乎在天泉
公與其族姓黨閭歲時往來徘徊其地念舊日
金像麗幡幢盛鐘磬之靈苾芻香水之供但見
伽藍巋狀榱橐僅存雨曝來會豈無諸天神物
已護持而猶令人皈依如此也耶後數十季天
泉公耄矣猶及見河南學憲昭度公學憲則公
孫也是時神宗靜攝數百季海內無戎狄之患

兵政不日戒官灑少所爬櫛棟材門鑪豪敢者
因牟鑿之學憲公憫其或灑又悲其數世行葦
區也由是分俸錢肆大願力接毘山之蝓脈相
其舊隰於沮溪之東曲鼎而新其貫焉向之崛
者窪者榴翳者椽橐已周覺其楹采其隩畢其
宇爲殖爲京盡林麓丹漆絲鐵之美輳舟車馬
人土火之能正殿若干楹左右若干前後若干
復於其後三楹祠天泉公載閣載墜乃瞻其成
初寺嘗修繕人謂舊制黝昧一切禿蝕鮮克舉
之迨琉璃寶地銀山鐵壁煥狀妙麗無不大歡
交作此寺剏於某季距今若干歲營自某季起
某季止噲正無闕晦之數百季而雁堂攸芋雖
上天誘衆諸佛護愍使非學憲公篤作敏修則
前基暇桀龍鬼無所依就風火爲庵不人蒙其
戾歟於是遠近達官長者市僧耕織眷屬執豆
走籩薦花獻裸旃檀寶香清淨醴潔皆來稽首
學憲公乃齋戒陳詞臧厥生歿之物亦來會集
登降肴數拜舞卒獲鐘笙匏鼓響流漢日千靈

祕怪嘒嘒曖曖水陸人天之來享飲食者已旣
畢萃矣復禮於天泉公之楹陟降之容漾漾於
上霏霏猓猓也如或見之其前夙食天泉公德
者梅狀泣下曰公淨契六度絕去一切塵因骨
人而肉之予者而學憲公復剔直章奏噬肯饗
觸染中州之髦而楷其槩則今之族黨異姓仰
恪金天之神顧薦沼毛於乃祖曰消我肯郵學
憲尊於厥法念於厥祖不謂之勤哉於時廣招
比丘昭烺十二入十八界之義周迴引矚卞山
諸峰恍覲慈雲茗雪諸溪徧衍德水矣計斯費
學憲公自捐若干米若干募錢若干劫趨於事
人若干咸願鏤石曰顯焉乃作頌曰
奕奕新版沮浦東麓文構雕翼迦維燁煜劭之
勳之鳩儻石木艷肴睭鑠長雲亘陸神謀戮力
老幼輳輻豈曰要號天地聚福頂禮香樹無害
菑殞禾登人又勰泰曰育譬如箜瑟好音寓族
觸叩載鳴擘稊好肉公之慧善青蓮爲心升虛
京望伊是乃歆韶承攸行偁云布金惟此遼峯

真相發音度彼一切釋縛解縛道場炁氣皎炯
去霓風玳宋剎虎孚寶林匪公甘露疇撫來今
教無生滅萬形相乳水祖火福總籥佛土新新
靡穀衆永真宅龍魔不武瓔璐好守千縷一縷
春花凋老敷冬淪苦亶惟公功波淪岳古蒼顛
普補夏漫皇基戎索息鼓帝力佛灑耀燦躋五
雞碑時西化迷人蠱布慶砢礮淅攸宗主億方
慧炬自今方數

太僕與嵩焦公祠碑

崇禎三季二月十七日登封大夫士劉君景曜
陳君懋齡暨諸生儒耆來徵文曰祠太僕少卿
兼僉事與嵩焦公聿述頊美集衆工稽度事遂
曰非君辭詎無陋於昔懿今距坳十有餘季沒
而折俎於鄉匪夸也公諱子春字德元號與嵩
乙丑進士聯第守無爲州擢南京戶部員外郎
擢本部陝西司郎中調南武選司郎改南儀部
郎躋於權相出爲六安州移東昌府同知攝冠
縣事相敗復擢陝西肅州兵備僉事曰太僕寺

少卿管寧夏兵糧道公矜廉不苟悅人從宦克
勉益民者不懼患害而必旌其衷剔奸鮮弛胥
力者執雷碾不越思易厥畔識警斷沉財穢不
能啖中壬人之甚通籍三十季卒不貶其勁故
民多去後思當涖任肅州火落赤日跳踔堡糧
不繕公戒器增種馬震之也是日番虜類雜無
亂於所前後入貢咽喉胥禦公之績默矣初築
圩於無爲日塞水口卻羨淮閘可畧計新鄭高
公公出其門江陵螿新鄭假內計授意南總憲
總憲白之竟左遷及陟西夏士論躉之又不得
於巡茶使遂移書當事去而卧二室之下林堪
三十季能潤於鄉鄉亦思之壽八十胥六夫直
方不渝其守未大於施展足懷已辭曰
憲憲罔卿旣淑且番而髯白皙事母敬佗坂隰
眎稻水不賊禾男胥鍤穫女紆無匱權商詠碑
方舟攸攸言革包稅其氣孔慎九載民部履允
匪乖令光皎爾何徘徊何阿於師疾風其颯
乃胥甚口乃謬爲譙歎雲滃霧六安長嘯均徭

二東豈曰未劭西域所道多貳寡庭市講借釁
叵測召行賴胥君子罍棚靡絙邊士守約至今
浴鐵疇則毘之南仲茲截胥駢牧政牧乃俯齟
西人失怙僉遂用餒解其組綦鞮鞞山龕三花
耄松恣厥幽揆紉彼蘿薜呬彼泉峽云胡胥忤
曲斯我瀟抹衆濟止片牘未夾峻極梵刹而繕
取剗礪俗演訓義共任毛之子成之雅志維勞
定剛不輒堅玉不斲出胥愷勤處惟隘雷卽鄉
紬息斑穉奚詬爰考鼓鐘羽薦芷薜景茈莫莫
泣而見彌歲時肆矣無斃心夤善俶及末諸誠
僕念公尸喜燕酒清敞簪來爲將芬在廟儼儼
弦躬非克胡祀密夔今雖聖周日流靄風蔓艸
籟蒿鳥鳴熊熊遙映行楸登盅在閤諒介之聲
邦家慙歎爾室長立馨華方旦

楊中丞世德祠碑

栢地建中丞楊公祠公諱嗣修邑之望也其邨
民皇甫奮張汝惠等來丐王子文斯碑王子問
何呂祠奮曰楊公世德生成茲土爲其益于鄉

也王子曰我髫見楊公稔任所歷晉齊秦楚多
政敦棊彝于臬詰戎呂息獷鎮人和焉乃述公
所益者狀王子於是歎息曰今天下之佞祠者
多矣祠于涖民干譽于下呂獻榮耳不可呂祠
祠于井閭若禽鳥般于崩岫非跂跂狀違其靈
而出于不能已古之式閭戒拜棠呂其濟物社
人誠神明之翕貺斷斷弗遏而人自響荅也無
幾日往觀其祠門庭翼翼楹覺脊四廡左廡右
呂榮呂牖樹之茂栢附呂畝田祠乃成于崇禎
某季月日惠復請曰一里之中一區俎豆君言
兮天下母乃疏耶王子曰子邨墟之氓惡知其
大天下蚩蚩不過此父老子弟耳聖天子在上
方欲興隆萬治三十季不克邳阜豈脊異術亦
不過此父老子弟不得偷生兵農兩病焉耳兵
寇日富強中原疋瘠沃田不墾咸棄爲萊一望
若甌脫軍士斷芻粟旦夕仰度支輒攻砦殺鹵
奪人衣甲譁馬疑官兵疑大寇嗚呼天下狃于
因循釀甌無輟寓內脊陰慘無陽舒昭昭狀矣

子邨墟氓亦知其大爲國家根本之慮乎奮惠
色愉曰子之言勸與懲其義廣矣允足曰風何
秦與晉齊楚之足云哉乃相與鑄諸石王子銘
曰

行山東峙河水縈路中丞世居宮室斯作土厚
物演鸞翽虎躍公念其鄉大邨小碛胥痾用解
脈悲啜藥凡厥稼穡田祖訶罟罟者知羞悖懿
楸學人將見心感其不霄城崇池塹翔旂式廓
抱鳴笳張免于毒蠹生飽子孫無傷如昨感溪
髓筋棟肇丹腹邃基檐翬璇梁不薄日抱雲流
麗組礎幕銀牘已橫鐵鍵爲鑰道撫蒼龍門呵
朱雀堦飄善艸戶坐華灼伏臘邨翁拜獻醕葯
日惠多端肆好翁約駟隙天行衣裳霞落香襲
紅檠光轉紫鐔俗用靡爭嬉遊永託祝史載奠
行人歌噩鐘鼓考揚堯堯令卓嚶鳴旣消水流
土惡後人勿剪則焉玄冥黑首謏言熙寧丕樂
蓋穀身獸盤蓋磅礪爰勒貞氓傳之領襍爲善
詒鄉買狀其覺不利于人人亦焦躩凡我君子

勿駟內酌

雒陽令蒲州李公生祠碑

當李公之自雒令爲給諫也雒人旣祠而碑之矣未幾劾田璫家居八季補工部迂大吏又若干季迂魏璫璫敗起磁州兵備道陟陝西左布政使控甘州黑山口白廟多首寇功修墻闢荒地增馬積糧曰勞歿雒之耆老李邦寧走孟津哭告予曰公狀甚備已構祠于雒東五里中三楹諸室翼之御史邢公紹德與諸縉紳皆爲請予歎曰人胥誠歿胥誠不歿也哉方神宗十六季雒人大饑噉人肉者半供億轉置送迎郡大夫曰上胥事境土胥司咸賓下之道路使者相望疲于奔命公解財賦立格官爲之諸役餼皆豫授一季曰省民財葺縣門與公署水人艸人不費民一錢比季災厲公立藥舍招醫士施艸木旦暮蚤從事于都鄙又給倉糧盈縮胥差無滯賞所生者不可千百計胥吏之蠱一邑者與十餘季弊政一旦與百姓新之生齒繁殖嚮附

者衍溢於冊版之外諸生俎豆禮讓且斌斌也
當是時公方弱冠至今五十餘季聳公之歿哭
而祠之再築而碑之也不亦宜乎余嘗駭牧民
者使怨詈不遑囂喪其樂生之心及無如何流
徙而謂他人毋無已厭其意與民休息奚祠之
爲又安見裔五六十年歿生異塗垂白之老啣
淚而改卜再爲血食也耶漢武宣之間子孟用
事一切持刻澆淡文已鍛鍊其民趙張尹孟輩
勇于循名而略惠保其一時元氣可知思李公
之澤李公之雒邑其朱邑之桐鄉哉胥愷悌之
惠心胥抗貂豎之強力嗚呼雒邑如此其在大
石窩鄴下甘山諸邊塞軍民之意又何如也公
名養質字涵淳蒲州人丙戌進士子紹賢翰林
兵部郎中鄴陽丁公生祠碑

鄴陽父老子弟遮道言中流丁公事大約不戕
衆而能庇鄴已免於禍鄴人悅之爲今胥公之
祠在予過于巷北披重闕覺楹三間廡接後周
房養髦士割田百畝楹後樓三丈無薛暴棲神

又言其收族讓產施衣粥卹死瘞黜甲申季大
寇數百萬壓永而公獨召兵保鄴無殺傷之凶
人咸樂生子歎曰爾父老子弟莖莖召一鄉槩
我中流公歟噫收族讓產養士施濟善矣而練
兵入保使人不剝其性命此乃胥地方任者封
殖保圉之事其經緯區畫惜乎公小試於一鄴
也夫流寇雖蝟集至數百萬始皆吾民一旦重
加賦而鹿駭元孽強獷網戮焚毀城犁大將與
中丞監司虛耗國家財利濃好貨胸稷相爲肘
腋僞報貪賞遂爾喜旤佳兵地方官無胥出一
旅召撻其內壘令一方保項領者公獨繕砦分
備椎牛擊豕勁器設伏惠召孚之訓練召約鈐
之故寇數夜圍晝攻竟大挫是召大寇蠡來他
邑甘心受其屠割網人如艸而鄴則屹如金湯
且官兵至臧餼牢輸軍需五千餘石封殖保圉
此捷數十季所未有竟召堅盾高壘終無不利
爾父老子弟室家肉骨賴脫于虎狼之口無危
殆虢崩可不謂難哉夫司馬翳于上荷戈食祿

者逍遙于河望寇卽鳥獸散徒爲寇笑如得公
數人當大任提數萬兵材官騎士于呂虓怒鯨
擊重英之矛七注之鎧火攻颺衝下甲毒逐中
原寇亦民耳亦未嘗不可挫塗其肝腦亦未嘗
不哭夷傷相戒裹足解去未可知也何至虛耗
朝廷大農錢剗灑好貨令海內塗炭如是乎是
故文武之罪孰甚焉惜夫公堇小試于一鄉鄉
食其庇沾沾狀祠之俎豆尸祝徒呂鄉鳴它如
收族讓產養士施濟不足呂究公大區畫也信
乎士君子之訐謨古今往往揜抑于下不能用
用不能盡若中流公豈少歟公姓丁諱清號中
流鄉領都兵保鄴事在某季某月季七十胥五
是爲記

擬山園選集卷之六十一 終

擬山園選集卷之六十二目錄

神道碑

鄭端清世子賜葬神道碑

太子少保兵部尚書節寰袁公神道碑

贈太子太傅兵部尚書淇園張公神道碑

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傅魏國公六嶽

徐公神道碑

翰林院編修秋林曹公神道碑

擬山園選集卷之六十二目錄

終

擬山園選集卷之六十二

孟津王 鐸覺斯甫著

神道碑

鄭端清世子賜葬神道碑

天啓甲子余爰宗侯翊欽渡河詣余曰先世子
之物木蕤矣顏于碑惟吾子圖之余敬諾夫世
子者乃鄭簡王庶第四支東垣端惠王之曾孫
太祖高皇帝九世孫也仁宗始封少子鄭靖王
于陝西鳳翔後遷河内生簡王僖王僖王生康

王康王無子鮮親支第二子早歿議第三子盟
津王承襲庶母張夫人怨於王誣奏魘事褫爵
憲宗皇帝廉乃寃下勅用誠孝宗皇帝頒璽書
引和疏八上求仍盟津爵齧于禮官乃寢是時
康王弗嗣盟津王革東垣端惠王僖王庶第四
弟也端惠王薨權曰其庶四弟子祐擇封爵茲
曰懿王生恭王盟津遺孤祐榘疏奏考寃世宗
皇帝心惻予之爵祐榘子厚煒厚煒子載璽貧
布衣矣恭王生世子卽所謂端清公世子諱載
堉字伯勤母妃高氏生公二季高氏薨又一季
巳亥世宗錫前嘉名世子方小性喆卽喜述訥
保母張口授千文問推位讓國曰今將誰能張
曰此古人事公曰爾亦奚駭我且易焉張惶懼
急掩其口曰事重鉅勿輕言狀竊目之矣塾事
紀善劉潤時難師師數引避性不喜輕訛踏踏
溫清弗懈恭王則懌又又季吟詩恭王曰鞠子
學詩耶令詠長至日丙午皇帝曰鄭藩胥子獻
而無郵翰林學士高拱汝其將朕節是曰爲鄭

世子于是讜朗英盼于榮利若弗聞暱東軒一
席誦盤誥山藏諸書史而恭王尋胥鳳陽之黜
初恭王建言胥奸利讒公閤太妃守公宮公突
非宗人思赴于帝告公代勅下廬江榮繆王攝
府事公鍵闢益肆力于玉策鴻寶季十八議婚
公曰不也吾日懼淵隕敢知曰余室家或曰小
隙誣奏令免冠習禮公不爲動時與關中名僧
松谷者闡於內典忽一日曰吾季已壯優受謂
何冒歿白父無回可乎會世宗崩穆宗立詔庸
建言疏上痛陳進言匪躬跼萼之義十世斯宥
復爵還繼母繼妃王氏薨服闋欽依筮婚公乃
從之御輪于何文定公塘之孫女則公季三十
又也又九季祖母鄭懿王妃閤氏薨恭王裴孝
舍奠墜周四隅結蟻公左右之循制焉其仲弟
之侄悼而孤公育之代償金千餘公之語人曰
劉惠居腆振餒不狀昔之天族不地下笑人哉
困米數百粥于不能粥幾畧指恭王薨終厥喪
歲癸巳季踰艾且八矣當嗣爵公躊躇曰祖曰

若木分枝呂旁入繼數徼胥末眷鮒射繇井谷
而我何耽耽爲雖無咎吝將安往矧胥盟津恭
懿之曾孫載璽在季札子臧彼何人斯我且易
焉沮者日至公不可疏請讓國載璽承正系也
神宗下禮部部難之因條議宗藩開科睦倫頗
見褒納則又怏怏于讓弗諧也乃耄遜于丹水
成室水滸與二三田畷灌桑牧豕隱居東復卜
園鑿池理花竹客至命酒徑酣與僉憲邢雲路
譚星曆慨古樂失傳折衷音律教習雅頌文武
舞無幾讓疏至於七略曰立嗣呂嫡立庶呂長
盟津庶且長辭順弗從曰不祥祖懿王封時盟
津在尙爲庶人父恭王襲封彼雖已故猶未復
爵今旣復爵後裔賢敢汨陳大倫隕越于下不
敦遜遜荒剛丕不光于前人今季薄七十幽憂
抱病寧竄匿岳穴終期不負此心而已皇帝曰
宗伯汝覈我宗老顯德行母蔽朕志禮部尙書
李廷機曰名利人攸重辭人攸難民之相怨一
豆肉犯惡不異矧曰千乘之國曰廢季歷多則

襲三世罔胥弗誠世子踵徽於古惟允祖宗德
殖厥高尚用遂哉王既立罔胥屈于世子世孫
呂侮耆成人皇帝曰俞丙午越六月盟津恭懿
王曾孫載璽進鄭王爵皇帝念之遣禮部主事
潘士達獎世子暨孫錫讓國高風乃坊勅曰世
子載墳爾克義是循固遜王爵克振綱嘗朕心
汝康汝嘉汝爵原爵汝祿歲千石胥司具羊一
酒一爲諸藩試爾益永令譽當是時天下無不
知鄭胥世子能讓國云覃懷民欲尸祝公公怪
而拒之曰我豈已赤社土招聳也者爲我謝鄉
人驚吾志矣令仲子翊欽試入類公懋悟絕人
儉恬淑均已殺生爲禁眎不義若猛火采真背
城蕭蕭塵世之外所著韻學新說先天圖正誤
律呂正論瑟銘解疏毛詩韻府禮記類編金剛
心經註算經秬秠詳考獻樂律全書二十卷神
廟可之歲辛亥四月哉明後疾子侄請曰勿殺
生距既魄止九日乃薨季七十胥六神廟聳計
輟朝去籥謚之曰端清世子令胥司治喪某季

某月日葬九峰山之原余盱古史太伯夷齊後
季札子臧閱數千載四人已若括戲伯御重耳
蒯輒輩人固無良其學問識力則先庠謫矣使
世子終奉鄭藩皿食其丘惠承輝豈出傳易詩
沛王楚王下蓋義高心潭峻轢千古其俛俛嗜
古一切眇眇國土珮玉直作倮蟲一小小觀耳
于耽虛好靜之趣寂不動也使知國讓斯名傳
斯則世子必意遷意遷則滯則豈能十三季老
于讓哉朕國胥盡名無盡萬世後稱願朕日月
胥世子若此較王祚疇為短長又不待哲者辨
已世子妃何氏先薨繼王氏子長翊錫何氏出
授封鄭世子聚某氏子次翊欽授某職娶某氏
女適廩生孫克肖俱王氏出孫若干能詩禮庶
不落厥聿銘曰

侂攘竭竭民鮮不訖求彼肥遯叱繫于囹胥美
世子耳潔目覩孝師虎雖旣拯用穌支子不祭
在廟羃犧世子曰否敦倫斯頗亦旣讓止而康
而番害不艸艸害乃心邁害愴害忘乾餼不訶

公之視國譬彼蚩羅適追齊物言笑且傴龍悔
則邁古旃則多我寵世子電雷無那鞏革爲志
縱適滄波宅家產炎格鬼釋蚪著書用臧人宗
截我地下墨胎已遨已過海殫斯枯石泐斯磨
稽首碩風如壽萬何

太子少保兵部尚書節寰袁公神道碑

皇帝御天下之七季癸酉十月十一日資政大
夫兵部尚書節寰袁公終於家其明季春大宗
伯言故尚書可立勤於砥身不渝不愆保乂我
王家宜畀祭葬詔曰俞哉予之司空致水衡錢
徐議易其名者子戶部員外樞稽首曰是惟先
君治行徼惠吾子已重先君之靈鐸拜曰諾據
狀公諱可立號節寰始祖榮潁州人洪武時已
隨征慶陽功爲神策衛百戶婁調睢州堅城衛
遂居祖錦韓城教諭子永綬貢士永康公王父
贈資政大夫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康子江淮河
雒渭淮公父贈資政大夫太子少保兵部尚書
配陸氏繼安氏俱贈夫人公季二十七戊子舉

鄉已丑進士爲蘇州推官吳俗諸猾少季株累
細民脅令長對簿往往陷人智井呂恫疑鄉曲
民益凋敝而吏治日呂毛孽淡刻博聲取列卿
公至曰吾胥呂彘大豪而已戒伯格長無所口
實舞文禁奸止邪不濫于繩墨之外湖州民欲
甘心于潯陽董宗伯圍之抽桶擊扉幾不免於
難大吏命公往公廉其狀一一檄諸縣分讞之
從容按其雄長爲是悛而止而撫臣方銜石太
守崑玉崑玉婞直不嫵媚故彈章及之事下四
郡司李皆知誣相顧愕眙不敢解宗伯罪公竟
援筆大言曰直者固難仕哉諸君子恐呂府怨
也可令牛僨豚上乎不宜錮一賢太守呂市奸
上官爲功名地不多其罪而紓之撫臣大恚曰
袁李官廷我耶豈石氏之無頗因自劾偏散尺
一書多方詬公一時頗多公曰義也申文定公
里居胥司經其門徒焉舍車公持不宜曰蹈道
則末也叱之騶甲午太宰上公治行陟山西道
御史而給事林尼公迕而胥呂壓之兵鼓起于

甲中爲公曩之長揖已也會巡西城闈者殺人
公卽榜于区都衢或爲解曰斯寺未必過切足
下何與之淡乎且弄臣也其如此輩入自明將
降甌蝎公矣公不從乃鈐之滋速俄而救出中
旨奪去尋公疏起直諫者皇帝怒奪公俸一季
是季九月雷震景德門公疏指闕政之慝及庇
權奸煩織造寶珍是務是非溷擾時神廟方靜
攝章奏不報極言君子小人之辨總揆噎之無
幾何一御史逆輔臣輔臣中言他事言激皇帝
諸御史請于輔臣猶蒙耳也公于座上謂曰辱
在不厲茲御史非不厲何可剪其翼爲輔臣目
攝公不正視繇斯切齒丙申得旨革職歸尋丁
母憂癸卯丁父憂里居二十有六載炎宗元季
庚申起公尙寶司司丞熹宗元季辛酉陟尙寶
司少卿七月陟太僕寺少卿冬敵乃大會蹕林
月盛攻陷全遼公上其事大約謂關外殘兵瓦
解雲散者不下數萬宜收其殘省調募西兵使
聳敵令婦女乘城驍悍皆赴利己犯我宜會兵

擣之躪其虛可夾擊也若監軍道高出不致死
呂帶甲數萬竄不宜從熊廷弼之請復使監軍
令怠玩而忘其死况廷弼曲怙賀世賢何瀆紀
之胥則熊廷弼高出之頭可斬也尋諸者言敵
與西合一片石桃林古北喜峰諸隘口公奏宜
守禦築墉養馬增士卒習騎射至于京營老弱
虛冒不宜緩縱復多藏糧米呂備之尤宜破格
用人圖復見驃騎之功呂佐縣官之空乏不籠
天下鹽鐵之利則軍帥無侵漁連行無絕饟而
中國可高枕矣壬戌陟左通政尋陟都察院右
僉都御史巡撫山東妖亂之煽禍也斷山東之
右臂士卒患戰復患饑公善區兵憤恨日臨患
而縮胸耻也命蹶張之士傳殮持一靈姑鈿大
暑中趨賊賊持壘爲險單騎衝突左右翼踣之
先是所約登萊兵至集矢賊目是故多戡定之
伐而客兵擾不熄公寓汰瀆于射半季則客者
不譟焉其未憇也南衛旣失敵復狙兵旅順長
山呂距我海上皇城島登萊吭也去鼉磯島四

百里踰鐵山聯廣鹿島公設驍將一守備一兵
三千造舩艦爲海防叛將劉愛埵遣金應魁來
降大將沈胥難色公授之官牒牒中佯爲懟詞
若泄之後復州王丙泄愛埵事僂及數將毀金
復不城秋兵來獲公命夜火箭于松山諸處燠
其積得首功三十二牛馬倍焉濰縣張爾心欲
謀叛監司皆將受甲公曰計弭之皇帝曰巡撫
僉都御史可立厥治行勞哉錫汝朱提文蟒汝
嘉而毛帥驕懷不協盡于兵滿蒲昌城孽報用
敢獻功公領之使者往覆東江毛遂怨望嗾方
給事觸公反曰勦陟少司馬皇子生昇三世誥
廕一子樞尋朝鮮李棕廢其國王李璵公疏棕
曰姪篡叔宜加天討誠能自託于毛帥併力罷
奴錄其功貸其前辜論與廷議合至今秋秩貢
不替公撫東三季所羨銀一萬二千兩請告凡
七上乃得歸乙丑再起公兵部侍郎丙寅陟兵
部左侍郎時衆若沸羹公事與迂袁崇煥遣譯
弔敵公訟言于朝朝議是公尋推公南戶部尙

書因勒俾致仕考功蘇繼歐覆疏躉公得馳驛
後加太子少保公辭不數季呂疾終壽七十餘
葬于睢城南公束髮從仕若干季剖劇無囂鋤
姦不懦當大疑大險軍旅之鋒刃國事之齒牙
處盛不隕慎守其序所謂氣已實志惟公得之
矣嗚呼袁公庶幾不隕其功名矣夫人子孫皆
見誌中辭曰太苞必盛未為攸張假樂令豈其
政允荒不回敦琢萋苴用升佛肩式遏謀猷在
東繻茹青已寇不虓虓禦敵剛止匪沈衆役錫
爾繡裳帝曰爾勇牡瘡胥輝受福亦孔胥徒掘
閱割正未彰公處屯蹇厥處無傷龍螫蛇退溫
基其身公餗豈覆耆成韞紉歿斯彌醇疇謂未
拓寢廟九九念哉拯莫桓撥惟公忱動是適鬣
封鬱勃世熾茲休同芟茂衍共苞枿異崎嶇
嶮嶮無輟氣

贈太子太傅兵部尚書淇園張公神道碑

弘光元季太傅大司馬玉筥張公過而召墓碑
請曰先君子歿二十有八季矣張氏其先汴人

始祖潮硜狀胥志節令東陽寇來伐木益兵身
韎韋捍城我師敗績歿子八人匿屍於池蓮葉
翳之寇索弗得因家焉後人為廟尸祭六朝暨
宋多貴顯處士冲素勅示八行隱居明興益盛
高祖錡博物不懈錡生淵淵生梅二子長希文
次希武字惟烈卽贈太傅號淇園先生刺經砥
名行寢胥駿聲學使者謂且大用婁蹟先生曰
我輩讀書非伉倨要不可自貶砥厲鋒鏑必為
天下第一等人所繩約在咫尺其威稜在萬里
也浮名腐鼠嚇耳遂于先人舊園傍蒔畧竹客
至置醪設果蔬談理極驩道故舊客胥言人慝
持其陰事及謀構興大獄者先生不悅無荅也
性孝膾醢苴菽洗腆手進居喪誠敬直指旌
其閭好施予投里人衣藿里人舐媾里人室居
躬俾胥神檢取與卽一錢不苟愛先生德或曰
承筐謝問字執乘酒修艇亦不納其廓達少耆
欲大略如斯已季四十鬢垂無意仕進不跡公
府為詩喜高岑所作能磊砢又喜莊子齊君與

牧蓋蕭朕自遠矣季五十胥五終墓在某原先
生累贈太子太傅兵部尚書配虞氏累封一品
太夫人子二長國縉諸生卒次國維卽協理戎
政太子太傅公孫輩俱載誌中嗚呼世之降也
行已不尊行將胡底淇園先生不可不謂志節
之士也無呂持于中斤斤物灼而能取樹乎予
觀玉笥爲給諫兩爲大司馬克自砥厲鋒鏑合
乎繩約在咫尺其威稜在萬里猶胥伐木益兵
之氣光舉令義前唱之後蹈之聲實副而于先
生之教克若也先生大用豈必其身爲之耶二
十八季之思今始胥休世謂天道遠名行不必
砥吾未見胥興者矣後之觀斯碑者其胥砥心
也夫

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傅魏國公六嶽
徐公神道碑

國家功令非胥大勲勞及光纘前烈者不得樹
石神道上予公謚命司空致水衡錢呂葬鐸乃
拜而擯之是爲徐公之墓公諱弘基字太始號

六嶽中山武寧王徐公達十世孫也魏國冲宇
公子母楊太夫人生育異徵行三兩兄殤少季
卽謹厚善下喜讀韜略經濟書鞏固根本犯難
無所規避其天性也公大父坦易田爲豪佃侵
蝕歲入大減公蔬布自約入成均文韜如十六
北上襲爵神宗賜賚胥差公疏請守南都辛丑
命僉書南右軍督府兼督水陸營務家廟災上
命工部修葺尋督門禁丙午劉天緒謀不軌公
夜部署陰授計毅狀鬲塞陘巷曰橋其衝突無
金鐵戰鬩之聲天緒禽協從各麗郵不蔓延丁
未協同守備掌南後軍督府時弓定久武事弛
東兵警傳庾廡不能支公選各營請設標營相
牙角城中備緩急扼其吭遂無遂逃竄伏曰穴
巨姦明季江南水大毀稼公立灑賑濟多所生
全巳酉提督操江兼管巡江掌南右樞公揆剔
冗濫卒羸器敝蠹壞旣久根本之謂何因帝軍
補正額除戰具嚴沙船伍鄙無偷事上嘉納施
行繇是苞苴頓絕坐營陳不奉令毅狀粹之行

軍瀟衆皆股慄江南不苦束溼而萑苻不告變
垂十三季矣會丁太夫人艱戚易倍嘗人疾具
辭解任熹宗嘉之仍加太子太保明年過武丘
西湖登頓吟歎湔灑仕身於世泊如也自遼左
禍結二東詆賊交訐中外熟公才膽皆倚重之
公謂任帥圖功守而後戰可議也責效速則事
易債徵調繁加派虐卽傳會取功名不勝其敗
夫事不和衷羣議角牴矧遙度而掣之肘也內
外困弊黽及不支其爲腹心憂可勝言乎崇禎
元年季給肩輿祀陵兼掌前軍督府加太子太傅
雲鶴服時敵逼北郊朝廷日下諸大臣議上嘉
之乙亥請設神威營又請陵軍擇將訓練鞏衛
祖陵是秋兼掌察閱冬寇陷和州逼江公率子
久爵提兵韋附衣馳馬日巡墻外夜不解相丙
子七月寇再囁六合剷天長公赴防力捍之不
避灰生司馬奏公功上加公太子太師子久爵
亦畀白金庚辰歲饑道殍公奏捐歲祿三千佐
京兆爲粥掩骼養口食者辛巳七月命公南京

守備兼掌中軍督府弗廢多所修舉一切裁抑
操練禁輯修車騎弓弩之用所敷歷皆大政九
月察陵寢龍脈尋寇烽又棘壬午季冬寇陷承
天襄陽斂觚欲東秣陵五方雜居爭帶曠走徒
畏寇之震也譌言孔多公致書左良玉期與戮
力曷場互應援呂獎王略三閱月積勞病十二
月崇禎嘉公伐爲情之摯許引季時寇已入關
蹠晉將北犯公備二千金畀大司馬助勤王四
月始聞北都呂內應陷公集大僚慟哭同諸公
詣太廟刲牲告定策迎今皇帝艦中進箋五月
朔導上謁陵告廟三日請監國問恢復計公首
陳呂安民遴將嚴賞罰用忠讜對且曰二十季
加派腠膚胥司播毒民婁盜起今鼎新亟議捐
免甦乃積痼呂豸亂也旬日進表上遜讓后踐
大寶朝百辟凡大因革公同諸公竭心區畫上
嘉納進公官銜二級廕一子又進左柱國歲加
祿米五十石六月命公左府掌印免宿直益異
數云七月知經筵八月同內閣迎聖母廕一子

錦衣千戶公疲苦兵間久遂病屢召病辭公自
入成均襲爵督操江掌前軍又樞府至太子傅
師出入中外召威愛變邦旅家第一元勳而慎
焉自持慈焉及物召厚不召薄經濟若此獨能
牧已不欲上人兮生無驕溢容也豈非繕于學
問者淡哉如徐公者天下人猶召公不及盡用
壽不耆期為憾也疇謂公宜召六十又終歟公
召甲申十二月二十一日終公卧病時雖佝僂
啜藥蚤朝廷一政善必喜非心勤王室始終不
替者能乎盡瘁無已至死彌篤憂彼大寇摯結
忘身謂之為天性也良狀求之于古其辛慶忌
杜武庫韋南康一流人也胥臣如此可召碑矣
予知公載其武略無所趨避佗節儉好行德俱
不錄錄其不墜先烈胥赫史冊召為臣鵠可也
墓在鍾山之西麓公一品夫人四子諸孫俱在
誌中公胥大隱園詩集奏草行世皇上哀公謚
曰武莊祭塋邨皆從豐遠近多泣公者

翰林院編修秋林曹公神道碑

天生人不文於世奚若不文僿鄙不澤于道無
呂章三光之奧昭著禮樂隄固人坊仕路胥市
井之心竄入營身而不知恥於戲文之釐風俗
砥蝨官豈非聖王之世敦志熙教之大樞機乎
弘正嘉隆時士大夫敏于文呂炎亨前渠份或
胥爲而後不無趨于利若輝之秋林曹公者吾
嘉其胥心于文也公諱蘊清字靜淵秋林其號
先世晉文水人始祖振居魏高祖繇呂商宅輝
之關村里繇子滿滿子林之林之子一經一經
子二長鎔次鑑鑑公之父佩岩公也予故爰恩
選爲環縣容城令母王氏生子区公其長庚午
舉鄉辛未登進士翰林院庶吉士時海內軍興
人爭上書言事委巷布衣鬪雞屠狗臯拳者輒
得躡顯官學士犇鶩巧賄不暇恬居攘攫翕煽
而文事寢衰因之邦多燬憲吏爲陰賊蹇驕肆
口舌言文則呂迂儒詬病予爲憂疢之久矣喜
過秋林感而歎嗟曰此皆文不興乃奮力晝夜
誦經史數千言崛起揆本于三代先秦東西漢

語爲丹青予數數晨夕抵掌不厭及授編修充
展書歷館四季好古惇竺爲詩文冲雅峭悍大
肆力于經史恥干預黜陟事不喜躁徑容城中
貴胥權勢者來公絕之海內端人胥意古文皆
願與秋林交公譖事佩巖公卽在容城事之不
懈也待諸弟無閱忽構病京師體發赤熱予與
許公石門張公湛虛觀藥罔效手口不輟作白
櫻桃詩鳳凰賦琅琅多瑰異病十胥八日而卒
季三十一於戲秋林已矣卓水之東胥林鬱密
纍狀上塚何已爲情哉夫人一入仕進氣趾飛
鳴形神不合晝焉謁執政夜焉權姦之門穴隙
窺竊意得陽陽而大賂南金則充于後室功令
懍威何其競而甘于蹈危也不知飭已閑物之
大道虛塗事功謂書爲糟粕假他人聲勢供一
已之恐喝借彼虎槩詈眎六籍若可燔也蝨官
胥顏風俗頑鈍絜之秋林其芳污大氏可知矣
假秋林不歿予不願秋林爲庸碌尸素之相而
願呂文爲人恥不枯道自不涸海內二三君子

左右橐鞬復鞞鞞禮樂于三代盛時不亦休暢也歟蓋世之蠅得失而壞人坊者老耄峻階垂負若若豈云少耶秋林文中胥心所著琅狀可布彼徒營苞苴積齡累百短長孰與秋林多如曰天不欲呂文救世浮士之囂詬鄙僂視中正何止雲土信乎文之重于氣運也於戲昌文呂興治卽呂撥亂此其道不小茲實公卿大夫之事雷狀呂作道勝自化其營射之私予闡秋林爲秋林悲爲文運悲也若夫無心于文而胥心于利生無益於人惜謂之何歟

擬山園選集卷之六十二 終

揚州園遊集

卷六十三

三



